

◇似水流年

兵味酥油茶

[南京]朱东明

第一次喝酥油茶,是在藏北安多县的兵站,海拔4600米,空气薄得像张纸。

土坯墙的食堂里,搪瓷碗递过来,一股冲鼻子的味儿就钻进嗓子眼。不是羊肉膻,也不是牛奶甜,像是晒了一整天的羊皮袄捂出的味。我捏着碗沿直犯怵,碗里乳黄色的汤上漂着层油花,看着就不好惹。

“喝!”马队的声音跟冻硬的石头似的砸过来。他站在门口,军绿色的袖口磨得发毛,领口一圈白花花的碱印,是汗渍晒干的痕迹。我抿了一小口,那味儿在嘴里炸开了:先涩后咸,最后一股膻味直冲天灵盖,像是有只小羊在喉咙里蹦。胃里立马翻江倒海,我捂着嘴冲到外面,吐在土路上,特狼狈。

“这玩意儿能喝?”我抹着嘴直皱眉。河北来的李测兵叼着青稞饼跑过来,递过手帕:“马队说了,咱靠这个活命呢。”马队捡回我扔的碗,用袖子擦了擦:“小朱,这儿氧气只有内地一半,接下来要去的羌塘无人区,比这还厉害。没这酥油茶,三天就得趴下。酥油抗冻,茶叶提神,盐补力气,都是刚需。”我瞅着他把自己那碗喝得底朝天,喉结一动一动的。旁边山东兵大刘捏着鼻子灌,刚下肚就喷了出来;四川兵小张混着青稞饼嚼,还是吐了,苦着脸说:“比火锅还霸道。”只有赵老兵喝得舒坦,黧黑的脸上皱纹里都是笑:“当年我吐得比你们凶,马队拿鞭子抽着喝,现在一天不喝浑身不得劲。”

马队没多话,就给了七天期限:“必须适应,七天后进无人区。”

那七天,兵站院子跟战场似的。炊事员老周天不亮就熬茶,砖茶在大铁锅里煮得发黑,味儿飘得满院子都是。我们排着队领茶,个个跟赴刑场似的。我吐了三天,第四天胆汁都快呕出来了。马队拿着个新搪瓷碗过来,里面的茶看着清亮些:“试试这个,老周用牦牛奶酥油做的,膻味小。”我凑过去闻了闻,居然有股奶香味,混着茶的醇厚。抿了一口,温热的液体滑下去,胃里暖烘烘的,太阳穴的疼也轻了点。“这是我托汽车兵跑几百公里弄的。”马队笑了,“十斤牛奶才出一两,金贵着呢。”我心里一热。马队看着严厉,其实细心得很:知道我们南方兵吃不惯青稞饼,让老周蒸大米;晚上冷,把自己军大衣拆了给我们铺盖加棉花。

第七天,我已经能咕咚咕咚喝下半碗了。进无人区前,马队铺开地图:“每天早晚两碗酥油茶,死命令。”他掏出块黄澄澄的酥油,切成小块分给我们,“这比子弹金贵。”卡车在搓板路上颠了五个小时,到了海拔5000米的地方。下车时脚都发沉,马队指挥搭帐篷,老周已经支起铁锅熬茶。他先把砖茶煮得跟墨汁似的,再把酥油扔进铜桶,加茶汤、盐和牛奶,拿长柄木槌“咚咚”打,不一会儿就熬出乳黄色的茶,香气能飘出半里地。

接下来的四个月,我们天天泡在峡谷里。天不亮喝两碗茶,扛着仪器蹬河爬坡。有次小李从坡上滚下来,胳膊擦出血,脸都白了。老周端来热酥油茶,他喝了没几口,脸色就缓过来了:“这茶真管用。”过冰河那天最惨,冰水没到膝盖,冻得人直打颤。上岸后马队逼着我们喝热茶,暖流从胃里淌到脚尖,冻僵的脚趾头慢慢有了知觉。晚上睡帐篷,外面风跟野兽似的吼。我们裹着大衣睡不着,就聊家乡:小李想啤酒,小张念红烧肉,大刘拍着胸脯说回去请大餐。马队进来分酥油,老周在灶台前搅茶,帐篷里暖得像家。

三十多年过去,我回了江南,每天早上泡绿茶,可鼻尖总飘着那股味儿。奶香、茶香混着点盐,像只暖手在心里挠。

前阵子战友聚会,小李开了物流公司,说起当年吐在马队军靴上的事,笑得直不起腰。大刘说马队退休后在西宁做酥油茶,寄给他一罐,跟当年一个味。散场时,小李塞给我个包裹,是马队托带的酥油,还有张纸条:“有空来西宁,给你们熬茶。”

回家后我试着煮了碗,砖茶浓,酥油匀,撒了点盐。喝一口,眼泪差点下来。还是那股味儿。有些味道是刻在骨子里的。就像那碗酥油茶,无论过去多少年,总在记忆里冒热气,暖着往后的日子。

◇四时风物

我的老伴一翻身起床就撩开窗帘察看天色,“今朝天晴,我去掐青菜晒晒。过一会儿,你帮我忙,搭把手。”我跟着她下楼,和她一起等日头。皖南赣北的春天,阳光金贵,得追着它跑。

黄得耀眼的迎春花甫一绽放,饱受霜雪欺凌的菜薹便悄然冒头。几度春风,气温骤升,粗壮的头茬薹被顺势拔出菜体。它甘甜清冽,胜过咸鱼腊肉,最先成了桌上的“光盘菜”。

掐过薹的白菜节外爆枝,经过一夜夜的潜滋暗长,新芽像破土的竹笋,又如伞骨般撑开,一窝蜂般拥上来。带露水的菜薹愈发俊朗清秀,当日当餐解决不掉,左邻右舍不缺这同质的时令蔬菜,快递给远方的孩子虽好,却怕路途耽搁反失了鲜味。晒成干菜,倒是能封存住这一口春意。

老伴掐下菜薹收拢、洗净,在铁锅里焯水后放进洗菜盆浸泡免得它发黄,流程简洁如行云流水。我捞起来挤干,并排码放在阳台的水泥栏杆上晾晒。待叶面水分挥发得差不多时,翻过来继续晒。第二天早上,将大半干的菜薹剪成一两厘米长的段状,均匀摊在竹匾中曝晒。

我家坐北朝南且居东,顶层的前后和东边都有阔绰的阳台,日头走我也走地移动晒架,做着逐日的夸父。那些青翠的菜薹段就在我手下一寸一寸地追着光,一点一点地收纳太阳的味道。晒春的效果极好,菜薹从水灵灵的鲜绿变成沉甸甸的暗绿,抓一把在手里沙沙作响,那是阳光被

◇铭心一刻

命运的石缝里,总藏着意想不到的生机。那个被挫败感笼罩的清晨,我未曾想到,一座老家司空见惯的山,会成为照进我生命里的第一缕光。

二十多年前,我没考上大学,看着同村的两个同学各自奔赴改变命运的高等学府,我陷入绝望不能自拔,看谁像是在嘲笑我,无处容身。

在一个雨后的清晨,我走进老家的那座山。天空阴沉沉的,云层低得仿佛要触碰到山顶,远处的山峦笼罩在灰绿色的雾气中。通往山顶的小道蜿蜒曲折,路边淡紫色的野花,经昨夜的风雨抽打,花瓣已稀疏,在风中茫然无助地晃着,恰似我当时的模样。

山上所有的高树矮草,无一例外,都被昨夜的雨水洗得干净透亮。我踢着脚边的石子,听着自己粗重的喘息,蔫头耷脑地走着。松针铺地,踩上去软乎乎的。行至一个山亭时,云层裂开一道缝,一束阳光斜斜地洒下来,忽然有种绝处逢生的心境。原来,有些风景,非要走过泥泞坎坷之后,才能遇见。

转过鹰嘴岩时,山风突然裹挟着松涛扑面而来。整片松林哗哗地摇着,从眼前翻滚到天边,恍惚间,我竟感觉自己站在碧绿的海浪中。我抱膝坐在巨石上,看着树冠起伏的波纹里有几只白腹蓝背的松鸭在鸣叫。前面有位采药的老汉,古铜色的脸上皱纹如刻。他正从石缝里拔一株铁线蕨,我问他拔这个有什么用,他笑了笑:“这东西,有点土星子、有点湿气就能活,我闺女说养在家里,能净化空气。”他的话飘散在风里,却像一颗种子落在了我心尖最潮湿的

◇心灵点击

射阳河,是一条流淌在我灵魂故乡里的河。

有一次,我看到河边有位老人放声高唱“阜宁牛歌”,时而悠扬,时而高亢,时而感奋。我晓得在里下河地区,这牛歌被称为“牛歌号子”,或是“打哩哩”。这支悠然响起的牛歌,仿佛就是为了礼送这一河的清水,无语东流。

听着这曲牛歌,我联想起关于射阳河的一段儿时记忆,想起河边那座又窄又长的青石板铺成的河码头。那时,我就读于城东小学,每天放学回家,总喜欢绕道去石码头玩耍,那里是我少年时代的最好风景。记得有一天,我正在垂钓,一位老农一边赶着一头水牛慢慢悠悠地来到河边,一边嗬嗬嗨嗨地唱起了牛歌。

后来,我考上大学,离开了阜宁。那时,整个射阳河上没有一座桥。有一年冬天放寒假回家,我从阜南轮渡坐船过河。那天,大雪将射阳河两岸的一切景致全都覆盖起来了,近处的白雪、河心的寒水和远处的白雾,交融在一起,成了一个迷迷蒙蒙的童话世界。

再后来,随着年龄增长,我才晓得,历史上这条河曾经联系着海盐产地,海盐运到庙湾盐场汇集,经这条河转运外地。也正因此,庙湾古城当时成了运盐的重镇。对此,明朝陈一

晒春

[安徽]秦正泽

封存的声音。

夕阳西下,我们把竹匾收回家。“再晒一个日头就坏不了啦!”老伴向来惜福,把劳动成果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像这般看天色晒春的何止我一家。

菜薹丰富的人家急中生智,卸下纱门纱窗,用八仙凳支撑着临时充当晒架。家家户户的阳台、院落、窗台,都铺开了一片片深浅不一的绿,像是在集体追赶同一个日头。

晒春通常自雨水至清明,不到两个月,那是一段与阳光赛跑的日子。晒春不像晒秋那么色彩斑斓——有红色、黄色、紫色的辣椒,细长的青豆角、黄澄澄的玉米棒……晒春满眼尽是盎然的绿意,有青菜薹、红菜薹、芥菜叶、冬包心菜,间或有萝卜丁、萝卜片穿插其间。眼看着色泽翠绿、水分饱满的菜薹黯淡萎缩,我俩心里渐渐轻松起来。

晒春的人家自然也会晒秋,季季有余才能年年有余,晒的是细水长流的底气,晒的是以丰补歉、积谷防饥的美德。

便于贮存运输的干菜,大多半由务工的子女带到外地。可以想见的是,他们咀嚼着乡土种植出来的菜品,齿颊生香、两眼发亮、神清气爽的模样。那一刻我忽然觉得,父母便是子女的“夸父”,穷尽一生逐来的日光,都封存在这一把把普普通通的干菜里。无论子女走多远,只要热水一泡,故乡的山光水色,就在盆里鲜活起来。那浓得化不开的乡愁,便在这丝丝缕缕的清香中,淡了三分。

生命最美的模样

[烟台]王玫

角落。

后来我常想,那天绝望上山的自己,多像一株在暗夜里的植物,而这座山接纳了一个少女的脆弱与沮丧。当我终于登上山顶,望着云海在脚下翻涌,那一瞬间,胸腔里淤积的沉郁忽然被一股无形的力量轻轻托起、荡开。风很大,灌满衣衫,我却感到一种奇异的宁静。云海是沉默的、缓慢的,像时间本身在流动,而我只是岸边一粒刚刚被冲上岸的沙。那些曾让我无地自容的失败和旁人的眼光以及对未来的恐慌,在此刻浩渺的白色波涛前,忽然变得很轻很远,轻得像一声叹息,远得像上辈子的事。

我深深吸了一口气,那气息穿过胸膛,竟是前所未有的清冽与透彻。没有顿悟的戏剧性瞬间,只是一种清醒——世界这么大,大到可以容得下所有的悲伤与踉跄。我不是在俯视群山,我是在与自己和解。云海之下,是来时崎岖隐没的小径;云海之上,是天穹无声的湛蓝。而我站在中间,忽然觉得自己不是走到了尽头,而是站在了一个真正开始的边缘。那些曾以为走不出的低谷,原来都是命运埋下的伏笔,当我们学会在黑暗中扎根,在裂缝里生长,最终会发现,每一道伤痕都在指向光的方向。

如今已步入中年的我,带着丈夫和儿子驱车前往老家。在一个清晨,我带他们登上了那座山。站在当年坐过的巨石旁,我突然领悟:所谓成长,或许就是学会无论在什么土壤里,都能扎下自己生命的根。

生命最美的模样,就像铁线蕨的根须,哪怕在坚硬里也能寻找到生命的“缝隙”,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寸春天。

流淌的歌谣

[淮安]吴光辉

舜所编的《庙湾镇志》是这样记载的:“人烟四集,酒旗飘扬,随风若飞。”我理解这段文字的言下之意,是当时的盐工和运盐船民,用他们的血汗使这座古城变得如此繁华。

前些日子回家探望老母亲,晚饭后散步,沿着射阳河的北岸一路东行,不知不觉地走进了“阜宁外滩”。当我登上那座步行桥,整个射阳河的夜景尽收眼底,庙湾古城、兴谷寺、人民广场等,全都呈现出这条大河的独特意境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,我居然再一次听到了久违的牛歌“哎哎——嗨嗨——哎哎——嗨嗨——”

两岸建筑全都闪烁着霓虹灯的轮廓,美轮美奂的彩光倒映在水面上。那支牛歌在这片充满现代气息、五光十色的画面里穿行而过,那横卧在射阳河上的新阜宁大桥、新世纪大桥、阜宁大桥、东风大桥、串场河大桥的所有亮化光带,似乎都变成了这曲牛歌的衬托。

良久,走到步行桥下的那座铁牛雕塑时,我猛然省悟到,如果说整个射阳河是一幅图画,那么这座铁牛就是画龙点睛之笔了。

在我心里,射阳河就是一首流淌的歌谣,一首流淌着高歌奋进的歌谣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专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,也可在微信“添加朋友”中“查找公众账号”,搜索“B座西窗”或微信号“bzuoxichuang”。